

## 趣说西山矿名

马小君

自1984年12月西曲矿正式投产起,西山矿务局古交矿区镇城底、马兰、东曲、屯兰诸矿相继建成投产。西山矿务局由原先的四大矿,变成了前后山九大矿,矿井生产设计能力几乎翻了两番,在全国煤炭系统近百个矿务局中,进入前十名。

整个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,矿区建设如火如荼,规模、产能、效率、外运各项指标捷报频传,原煤产量突破一千万吨、两千万吨,原国家煤炭工业部关于矿井改造、新技术推广,关于企业党建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关专业会、研讨会、现场会多次在西山召开,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,那就是“厉害了,我的西山”!

一天,闲暇时间,我突然觉得在我们西山九大矿的矿名中,可以抽取几个组成一副对联,而且还饶有趣味。于是,我赶紧抓住这一电光石火,拿出纸笔记了下来:

白家庄西曲流水东曲富  
杜儿坪马兰开花屯兰香

一副对联能嵌进去六个矿的矿名,而且还挺巧,让人有种意外的惊喜。你看,上联白家庄的“白”是姓氏;下联的杜儿坪的“杜”,正好也是姓氏。而且第二个字“家”对“儿”也挺好;第三个字“庄”对“坪”也行,都是地名。至于西曲、东曲,马兰、屯兰,更是天作之合,可遇而不可求也!不是吗?草坪上就应该有草有花儿,马兰一开花,花香顺着沟里的风儿一吹,临近的屯兰自然就闻

见“香”味儿了。至于“流水”与“富”,其中有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意思,而且,大步奔“小康”、实现全民“致富”,又是改革开放多年来的追求与愿景,所以选用“富”,也在情理之中。

我把这幅自认为是神来之笔的对联说与同事,同事问我,平仄是否规范?我还真说不来。我对写诗词联押个韵勉强,对平仄的讲究确实是糊涂。但我认为,此联虽不致于严谨,但其中各矿的矿名都是借助于当地的乡村地名而对应命名的,而那村名又都是历史延续形成的,是“实名制”的,不是虚名制的,像什么“东风矿”、“跃进矿”等等。所以,不能强求。

说起来,有些矿取自当地的村名,其来历也是有些趣味的。“白家庄”,这个村乍一听,好像村里多是姓白的人家,或有白姓大户,或有白姓名人,但都不是!据说,白家庄老住户中只有一户姓白的,还是从长治迁来的。那,为什么叫“白家庄”呢?听老辈子人讲,白家庄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得名的。“白”其实是“北”,相对于南面的村庄,原来叫“北家庄”。由于太原郊区方言,“北”念“别”,久而久之,

“北”就成了“白”,就成了“白家庄”。而且当地人,还图省事,把“家”字,以“啊”代替,就是“别啊庄”(白家庄)。至于杜儿坪,那地方原先叫“兔儿坪”,要开发建设亚

洲第一大矿,兔儿坪,不太雅,兔羔子,兔崽子,都不好。于是,不知哪位说了算的高人,灵机一动,随口说出“杜儿坪”,于是杜儿坪矿名就产生了!

西铭,是由过去“西明村”“西名村”“西鸣村”不断演变而传下来的村名。官地村在九院村往西,原先矿上的主井口在那儿,就叫官地矿吧。前山四矿的矿名于是尘埃落定。

古交矿区五个矿,全随当地村名命名。后来又开发投产了柳林沙曲矿、兴县斜沟矿,西山就这样有了十一个大矿。我曾经专门从官地矿去沙曲矿送过一个成建制的采掘队。后来,工人们见了我就说:“老马,你说让我们在沙曲那儿干两三年就回来,现在你也不管?”我无言以对,只能笑着说:“那儿比前山挣得多,现在又有高速公路……”

在西山工作整整40年,各大矿的前世今生和他们的雄伟英姿早已深深地印在脑海中。虽然退休已有些年头了,但还是时不时想到矿上去看看,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魂牵梦绕吧。

(作者退休)

## 给春

王恩会

挽起的云鬓  
虽然  
少了几许少女的矜持

少妇的丰腴  
却彰显于  
夏日的青花瓷伞下

论红杏出墙  
还是碧盖荷塘  
总难遮挡你娇羞的模样

你的妊娠  
在金秋十月  
将分娩出一派丰收的喜悦

那个冬天  
听说你去了远方

洁白的雪地上  
留下了  
你纯净的诗行

(作者单位:西曲矿)

## 喻梅压枝

庚春燕(太原公司)



太阳石

## 七月,行走太原植物园中

潘洪科

小草长出新绿,时光的灵魂  
在植物的根系里,孕育七月蓬勃的绿意  
沉默的风和暖阳  
在木棉的叶子上,以大腹的美感示人  
把沙生植物群落的媚态  
抬高成盛夏,观景人眼前的景致  
水草一寸寸地向上生长  
太阳举着火把  
把热带植物乔木  
描绘成盘根错节的雨淋风尚  
仿佛走进南国,走进幽静质朴  
神秘的植物王国,奇妙的幻觉  
培植起眉宇间的向往,  
行走在绿色适宜的植物园中  
身心的愉悦  
一如龙城七月  
清晨或夜晚楼下吹过的凉风  
让人情动……

(作者退休)



## 踏雪探春

杜清泽

一场悄然而至的飞雪早早地把我唤醒了,这是瑞雪迎春到了呀!窗外的雪还在飞舞着,路灯下让我看清了它们的身影,像一群跳舞的萤火虫欢快得炫酷着,又像是一伙在春天结伴同行的小精灵。它们舞得潇潇洒洒,落得干干净净!

天地苍茫,万籁俱寂,趁着飞雪飘飘,我决定与邻居好友来一场痛痛快快地踏雪探春。

脚踩在厚厚的积雪上,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,像极了春至冰融河开的伴奏。路两旁的树早已是惊呆了的白头翁和少白郎。正月里的红灯笼,也戴上了白风帽。成片的银装素裹,火树银花,让人目不暇接,爱不释手!

跑到挂满雪果的树下,来一个丰收的合照。走到洁白无痕的雪毯上,来一场神圣的告白。穿雪林,踏雪山,远眺素纱裹山城。黄楼阁,红灯照,静观个赏心悦目。

瑞雪唤来了好多人,大人拉

着小孩堆起了雪人,滚起了雪球。年轻的朋友们嬉戏着,难掩激动兴奋的心情,就连优雅的老夫们都精心梳妆打扮一番才拍照留念。久违了的瑞雪,让人们怎赏个够,怎爱个够呢?

苍松翠柏青枝捧雪花,难掩春风的萌动。一河青水冲散了雪朵,挡不住春水向东流。扑楞楞惊起树梢的一群飞鸟,抖落一树春雪。我相信冬眠的小草,也很快会感受到瑞雪得滋润……

问雪几时有?直叫人无悔到白首!问春几度情?直叫人生死相许!

(作者单位:西曲矿)